

福

田

雜誌

11



PUNYA-KṢETRA MAGAZINE 11

免
費
贈
閱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一四
- 發行人：施國雄
- 發行處：福田雜誌社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2段38巷8號(湛然寺內)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電話：(06) 222-8518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5246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佛 教 月 誌

§ 曾畢業於因明專宗學院之本省耆德玠宗老和尚，於四月十六日示寂。

§ 台中慈善寺舉辦結夏安居，其間并聘請顯明老法師等傳授修持法門。成就比丘尼六十位。欲結夏者可提前向該寺報名。

§ 台南慈航居士會，於國曆五月三日舉行浴佛大法會，并有摸彩義診等活動。

§ 台南縣永康妙心寺，五月一日至三日，舉辦佛教文物書畫特展。

§ 大乘精舍設立法輪函授班，自六月一日開班。凡對佛學有興趣者，皆所歡迎。聯絡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一三二號六樓，電話：三八一八一四五—六。

§ 佛光山一百零八位法師行腳托鉢修持法會，於國曆五月五日功德圓滿。

§ 慧律法師謹訂於五月廿一日、廿四日晚上七點—九點半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中華體育館說法開演「學佛入門—皈依」及「無量功德—八關齋戒」，敬請諸位大德秉持衛教護法的熱誠，踴躍携伴前往聽講，期使法輪常轉，圓滿成功。

§ 第十八屆南區佛學講座，於五月二、三日兩天，在高雄市元亨寺盛大舉行。

本期目錄

◎ 新發菩提葉

● 封面

◎ 佛教月誌

1

◎ 社論：中邊

2

◎ 佛光山行腳托鉢法會
古都行脚專頁報導

3

◎ 會寬法師佛學講座及佛教動態

4

◎ 談生論死(一)

／葉曼教授主講
／傅香蘭筆錄

6

◎ 原始佛教的家庭倫理觀(上)／中村元作
蘇榮焜譯

10

◎ 修行法要輯(二)

／慈林

12

◎ 楚石禪詩欣賞(十)

13

◎ 福田詩偈

／希錢

14

◎ 佛隴初夏

／希錢

15

◎ 漫談人生與宗教

／智泉

16

◎ 早課——夏中一日第二章

／香幢

19

◎ 迦膩色迦王

／未輅

23

◎ 福田功德會76年4月份會務報導

25

◎ 菩提樹下的沈思

● 封底

● 免費贈閱 歡迎函索
● 園地公開 盼您賜稿

中邊

佛法至妙，三點五分，是爲人類智慧結晶。采華梵夾，統論大千，無量衆生低首崇拜。惟自清末迄今，時已百年，西歐哲學，暨其德賽先生，風靡全球。在中土，與舊學，相互拍擊，不啻華戎斧鉞。何以妙智圓覺之佛法，似乎始終未能居世界思想主流，領導人羣社會走向。甚而佛法在今日世界思想界中，位在邊際，關在門外，連分庭亢禮都未享有。最悲哀者，即在中國，百年來，佛法亦非思想中心。在次級層社會與生活中，純正佛法，了無作用。

平庸者平庸，高超者高超。若佛法本質實屬次等思想，內容平庸，甘靠邊站，亦無所憾。事實上，佛法應居諸思想綱統，而不能入流，必有毛病癥結存在。如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所舉，像智者大師，「西方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古的聖奧古斯丁、聖多瑪，與及近世的康德、黑格爾之流，在其學術傳統中，都未必能有他這樣的地位與造詣。」既然如是，以此推論，由他發展出思想體系，理應居世界諸思想體系中心地位。考察史實，往昔於今，並未出現佛法或天台教是世界思想主宰事實。其書比較，如不是以雷聲形容蚊聲。佛法今日位於邊際，遭受埋沒，必有毛病與癥結。

若說佛法思想血緣與德賽二先生疏遠，致遭西洋忽視，亦不盡然。蓋具有普遍性，始稱正理。高層次思想不分人文與自然，無種族宗教之異。何況佛法實爲德賽遠祖。佛法百年被世界蔑視，位在思想邊際，定有其毛病與癥結。

佛法大好，本身絕無毛病與癥結。探求未能主領現代思潮，未能位居中心。毛病在人，癥結在人。假使思想也有市場，關鍵是無人有能力將佛法推銷到世界思想市場裏。佛子自身，多在佛殿，早晚兩課三皈，唱「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僅是願望表示，實際缺少高手，推進佛法進入世界思想市場，佔一攤位。更何能爭一長短，犁庭掃閭。假手他人，更爲不切實際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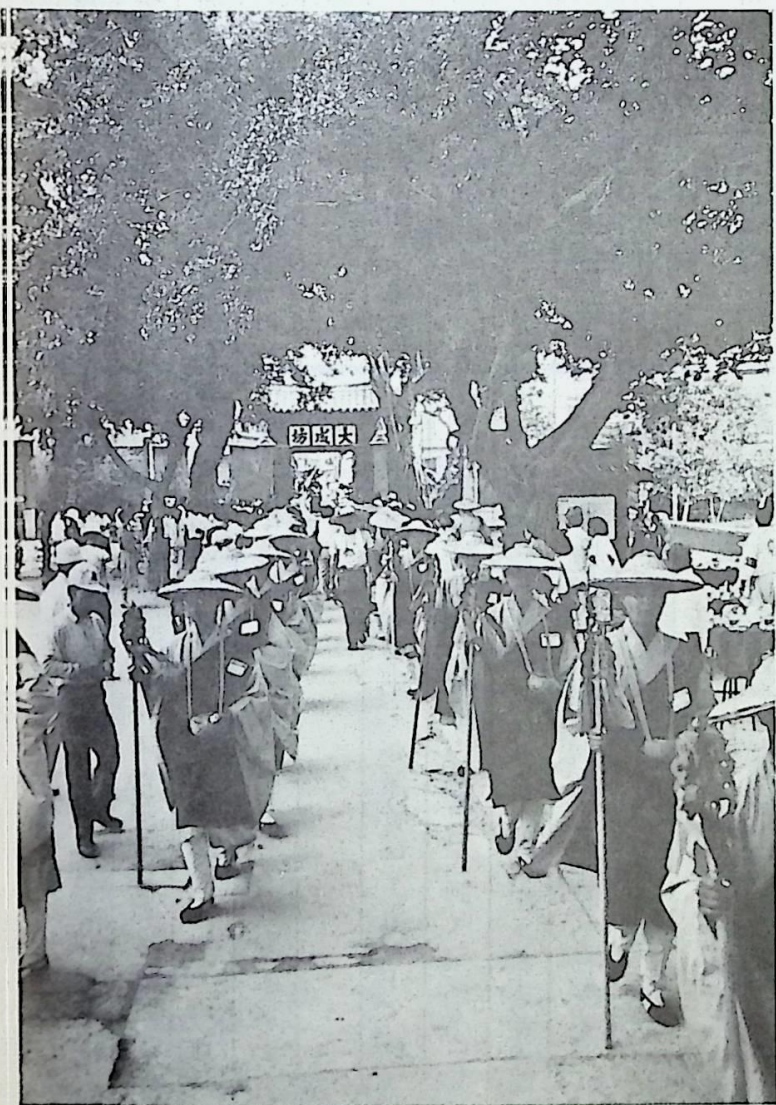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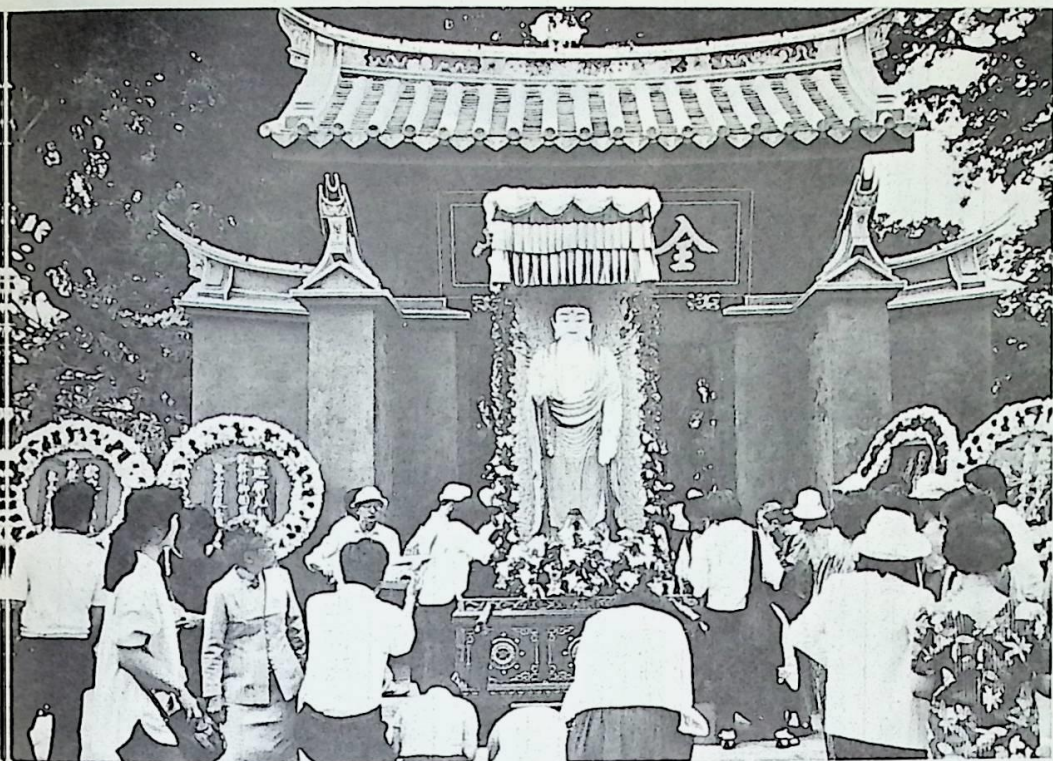
佛法詮釋弘揚，無力突破，多在一小圈限內，自我高置，自我認許。與外界教育學術阻隔。形同束之高閣，或埋藏佛殿中。佛子中極缺乏介乎佛法與世學間之科際人才。無科際人才，無法導佛法進入學術與教育界，遑論位居現代思想中心。

大風吹沫，即成樓臺。今日亟須鼓吹所盼者：在確能深入經藏，篤實安分佛子中，出現些科際高手。本諸宗教真誠、知識真誠、藉學術化、思想化型態，而非戲劇化、娛樂化表演，將佛法由邊際推到現代思想中心。

驀然回首，看看佛教現況，又嗒然若失。

佛光山行腳托鉢法會古都行腳專頁報導

【本刊訊】佛光山一百零八位出家法師，發心恪遵佛陀遺制，發揚佛教行腳參學及刻苦修行之傳統精神，於四月五日由台北普門寺出發，展出為期一個月的全省行腳托鉢法會。四月三十日經過台南古都，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民衆夾道歡迎，虔誠頂禮膜拜，信徒們至誠供養，場面熱烈感人。



走出人間光明的道路

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 台南市長林文雄先生在市府前廣場，歡迎行腳法師們的蒞臨，並獻上最虔誠的供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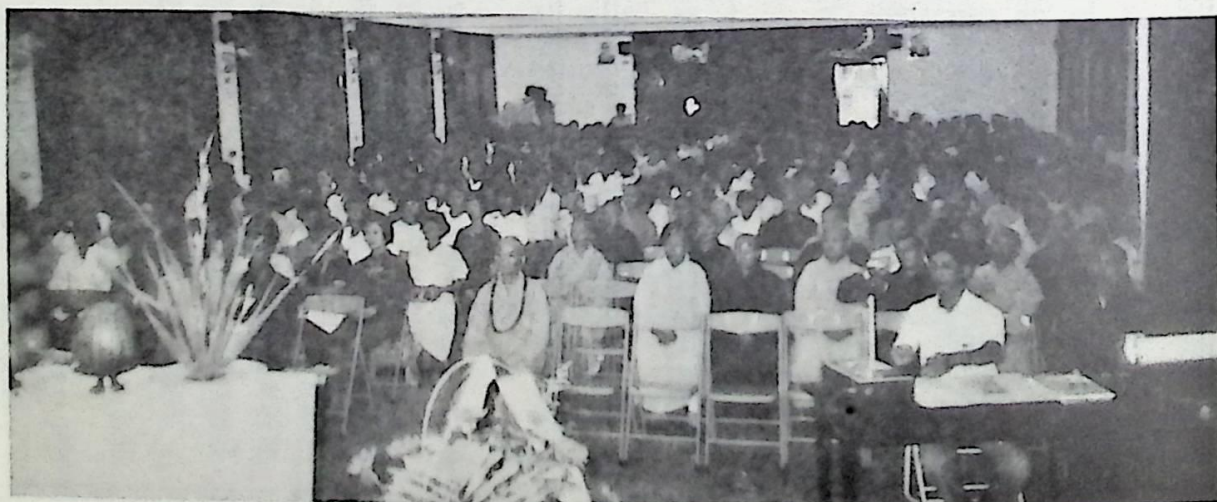
會寬法師佛學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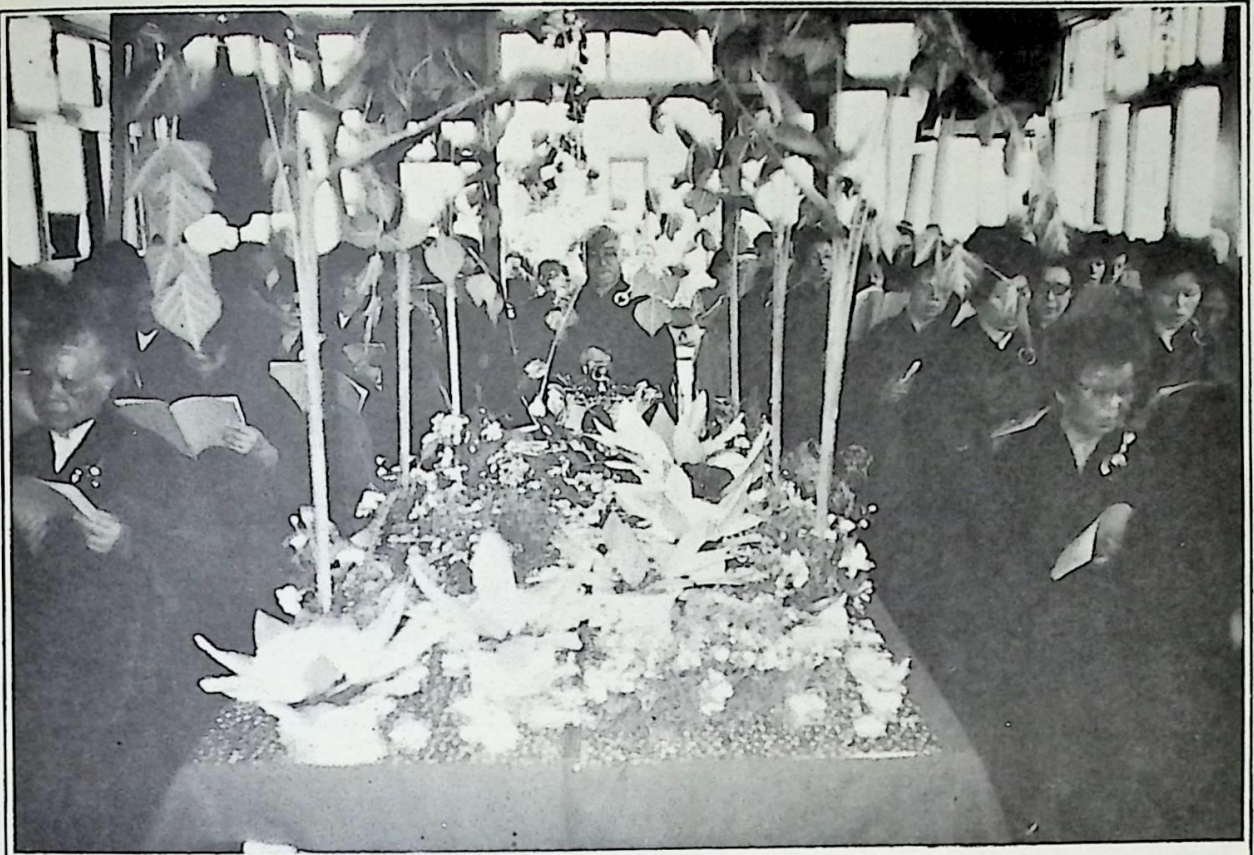
講題：淨土法門

日期：國曆5月7、8、9日

時間：每晚七時半至九時

地點：台南市正覺寺活動中心三樓





浴佛

我今灌沐諸如來，
 淨智功德莊嚴聚，
 願波五濁衆生類，
 速證如來淨法身。
 戒定慧解知見香，
 遍十方刹常芬馥，
 願此香烟亦如是，
 無量無邊作佛事。
 亦願三塗苦輪息，
 悉令除熱得清涼，
 皆發無上菩提心，
 永出愛河登彼岸。

湛然寺購屋報告

每逢法會，寺外無處放車，寺內無處用飯。今從南鄰購得一樓兩間，約五十坪。平時可關做小型圖書室或講堂。法會時亦可稍解放車用齋困難。惟需款頗鉅，敬請援手。（如荷支援，本市請洽雲庵師。外埠請使用郵撥〇〇三四二三〇一，聖禾帳戶）。

水月 敬啓

影印觀音義疏記報告

觀音義疏爲天台五小部之一。加之禮大師詮釋，是爲此觀音義疏記會本，列爲天台藏第七部。已依本寺所存本版原書付印。敬向關心者報告。

雲庵 敬啓

談生論死 (一)



主講：葉曼居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時間：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廿二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地點：台南市正覺寺活動中心三樓

筆錄：傅香蘭

資料提供：正覺寺

對於任何有生命的人來說，我們都知道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死」了。我們常常會遇到很多很多自己認為相當重要的事情，但是一與生死相提並論時，我們立刻知道原來生、死才是最重要者，其他的任何事都次之了。古時候如此，現在亦然。所以我們人人都懼怕死亡，一談到死總是非常忌諱。因此對於生就倍加珍惜、貪婪。可是天底下卻沒有人能夠不死，能夠違背成、住、壞、滅這四個定律。所以有生一定有死。凡是任何東西一旦成就了，做成了，那麼它就會停留一段時間，然後慢慢的壞滅，然後滅亡。我們人也是這樣，從小孩生下來到成長，慢慢的衰老，最後死亡，天底下沒有一個不死的。好比說彭祖活了八百歲，他最後也是死啦！那麼像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功業，那真是不得了！我們現在還是說我是大漢，這是因為懷念漢朝的偉大。china，這個字就是 china（秦）加上一個 na 變成 ching。這是兩個大朝代的融合，一個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一個是漢朝的開發西域。這兩個大皇帝到了所有的功業都成就以後，就追求長生不死之藥，結果兩個人都沒得到，因為世間上任何所謂有為的事物，都無法逃出成、住、壞、滅這四個定律。

既然我們有生也有死，這個生死是必然的事情。問題是我們對於生、死絲毫做不得主，真可以說是生死兩無憑啊！我們沒有什麼辦法，或有什麼憑據可以抓住生死。我要生在什麼時候？我要生在什麼樣的人家？我要生在什麼樣的國家？生在什麼樣的社會？我們做不了主。我們死的時候，我說我們預備活多少年，然後我們再死；或者我們要死的時候，要怎麼樣的一個死法？我們也做不了主。所以生、死這麼大的一件事情，確是生死兩無憑。我們常說「生不逢時」，常說：「我要早生幾年多好！」或者說：「我要晚生幾年該有多好！」，好比說像我，這一輩子當中，半輩子都是在戰亂中過了。從軍閥佔略、內亂到國民黨的北伐。剛剛北伐成功，統一中國，日本人就侵

略中國，中日戰爭一打，打了十多年，跟著就是共產黨的叛亂。所以唯一的、安靜的就是在台灣這四十年。我常說我要是能晚生三十年該有多好呢？我們生，生不逢時；你希望做的，未必能依著你。那麼你死了，可以說常常死不得所。我們當然都常常聽到人說：「壽終正寢」，這是大家覺得最好的了。怎麼說呢！就是說，你可以死在牀上，兒孫繞膝看著你死，這是最有福氣的了。然而有多少人會有這個福氣呢？尤其是現在有多少人意外死亡，而且這「意外死亡」已經變成十大死因之一了。即使說是真正病死的，能壽終正寢的也很少。我們多半都死在醫院裡頭，而且常常都是纏綿病榻。尤其是得了癌症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麼在這些時候，我們知道生死這件事情，我們完全沒有辦法自己做主人。所以說生跟死中間要有多長呢？我們現在雖然說台灣人的壽命僅次於美國、日本，我們的壽命在亞洲比其他的國家都長。女人已經到了76歲，男人也已經到了71歲。比起三、四十年前，增加了二、三十歲了。可是「生命」到底有多長？生死啊！只是一呼一吸之間。這口氣呼吸了，我活著了，下一口氣我不能呼吸了就死了，所以說人命危險呀！微薄極了，淺極了。

我們今天還活在這兒，明天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好比說在座的人，大多數都是非常年輕的朋友們，但是到了一百年以後，我們座上的人，沒有一個能活著的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生命可以說是很短，生死完全捉摸不定，我們應該怎麼生？應該怎麼死呢？因此我們實在應該對生死的事情多了解一點兒。事實上從古以來，人人都在這兒談生、死問題，也都是無可奈何的在談一談。因為沒有一個人能掌握生死，都跟我們一樣對於生死兩無憑。只是說一說我們對於「生死」的一個看法罷了。

那麼好比說道家裡頭說生死，道家說：「生者寄也，死者歸也。」

「說我們活著呀，不過是寄居在這個地方；死者歸也，到我們死了，倒是回去了。那麼這個是說人生如寄，平常我們總這麼說。那麼道家他又說：「君子之死也息焉，小人之死也縛焉。」我們總說：「好死不如賴活著」，那麼到了要死的時候，一個想得開的人，有學問的人，我們稱他為「君子」。他死的時候，他想：「我這一輩子活到現在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我可以休息了。」所以君子看死，是覺得是一種休息。那麼「小人之死也，縛焉。」小人看死就是投降了；死時掙扎掙扎，怎麼都不肯死，那怕身上都是千瘡百孔了，還是不死，非得逼到沒辦法活了，只好投降了。死的時候，非常的不甘心，死得簡直是怨天尤人。我有幾個朋友，得了病到快要死了，他自己跟他的親屬都提出問題來：「為什麼要讓我得病？為什麼要讓我死？」好像天底下他不應該得病，他不應該死！這個都是完全想不開，對於死亡感到恐懼，他認為只有在萬分不得已的時候，才能投降，才能死。

現在我們來談談儒家對「生死」有什麼看法。孔子曾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生死好比流水，就是這樣啊！不捨晝夜，白天晚上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的，他是藉著水來說人生。我們人生，從我們出生，一直到死亡，可以說時時刻刻，步步都是走向死亡，豈止是不捨晝夜，不捨分秒。我們現在就比剛剛進來的時候老了好幾分鐘了，向死亡又更進一步了。所以孔子說：「交臂非故」，我們在大街上走，和路人交臂而過，撞著肩膀過去，這麼一個交臂的時間，我已經不是過去我的那個人了，不是那個舊的人了。所以說每一個時候都在變化，每一個時候都一直變了。因此釋迦牟尼佛說：我們的人身七年前跟現在的是完全不同的。在當時，人們簡直是不能夠了解他說的是什麼？現在醫學發達了，我們才知道，我們身上的細胞、毛髮跟七年前都不相同，都變了，都換新的了。所以真是如孔子所說的「交臂非故」啊，就這麼一交臂，這一剎那之間已經不是過去的我了。

那麼在基督教來說呢？我們知道當一個基督徒死了的時候，牧師會在墳場上唸聖經、唸禱文，然後大家把土灑下去，牧師說：「是上帝的歸還上帝，是泥土的歸還泥土。」因為根據創世紀說：上帝依照他個人的形像用泥土做了一個人，容貌像他，然後上帝把靈氣吹給泥人，於是就有了亞當，人就是這麼被造成的。所以人死了以後肉身還歸泥土，靈氣呢？就歸還上帝。所以說：是上帝的歸還給上帝。在基督教的計文裡告訴人們人死了，都說是「蒙主寵昭」。不但死了還是「寵昭」。上帝寵愛你，把你叫回去了。所以無論從莊子，道家的所謂生者寄也，死者歸也。或是基督教的所謂上帝的歸還上帝，歸還的什麼東西啊？寄存的，寄生的是什麼東西啊？都變成千古以來爭論非常之多的一個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看佛家對於生死怎麼說。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他跟我們一樣，他也娶妻、結婚、生子，榮華富貴他都有了。等到他看到生、老、病、死以後，不像我們，我們整天看生老病死，我們只是在當時感受一會兒，片刻的歡喜、片刻的憂傷、片刻的驚慌，喔！會死的人，人會老的。但是我還早得很呢！釋迦牟尼沒有，當他看到生、老、病、死後，他捨棄王位，捨棄剛剛出生的兒子，把父親、母親、妻子全都拋開了，他走了。所以當人家追著他來的時候，他告訴人說：「請你回去告訴我的父王，我若不能夠了生脫死，我就不回來了。」他是為他自己及衆生都能夠了脫生死，他才出家的。他訪問當時的婆羅門教（當時印度的哲學、印度的思想、印度的宗教，遠在紀元前三千年已經超越世界上任何的國家了。我們知道佛法裡有許多名詞，有許多的說法是從婆羅門教來的）。他訪問印度最有學問的、最有成就的一些大師們，他甚至於拜訪了所謂修到非想、非非想定的大師，他四年參法，結果這些大師都不能夠讓他了解生死的道理、生死的原因、生死的解脫，所以最後他到雪山去苦修，苦修修到他的前胸貼到

後背，修到他的座位底下全都長滿了蔓藤；他回想一下，四、五年苦修下來，跟他在宮中，他出走的那天晚上，他所得的、所理解的，對於生死的道理，沒有什麼進步。九年下來，他沒有得到什麼進步，他說別人幫不了我的忙，我自己這麼苦修、打坐也都不夠解決，而這時候身體非常的虛弱，他想像我就這麼死了的話，我的問題還沒解決，就白白賠上一條命。不成！這樣下去不可以，於是他離座而去，受了牧羊女所供養的羊奶，然後到了尼連禪河去洗澡，當他把週身都洗清了，他弱得都根本不可能站起來，這時候他才在菩提樹底下，打起坐來。這次坐下來，他說：「假如我所有的方法都用過了，還是不能明白生死的話，從此以後就死在這兒，絕不下座。」就這樣一直到第七天，他進入很深的三昧定中。大家不要以為入三昧定，生死問題就解決了；在這個深深入定中，在座的諸位，有的禪定功夫很好的，千萬不要執著，以為這個就是佛法的究竟。禪定是幫我們的忙，幫我們什麼忙呢？幫我們得到智慧，這個智慧不是世智辯聰，而是真正所謂般若。「般若」翻音不翻義是因為怕跟我們世間的「智慧」混淆了。所以釋迦牟尼在甚深的三昧定中，七天的功夫，一直到第七天，偶而這麼一抬眼，看到了天上的明星，大澈大悟。這是從三昧中、從定中、從空中得到靈。因為惟有「空」才能夠「靈」。從定中，才能夠真正得到般若。所以在這時候，他得到般若，他大澈、大悟了，他得到了答案。他想：人為什麼會有老、死？那是因為有「生」！「生」是怎麼來的呢？因為「有」，因為我們把一個東西「有」了。好比說我有這個、有那個。因為我「取」它了，我拿取了它。我為什麼會取它呢？因為我「愛」。我要不愛，我就把它拋棄了。因為我愛，我才取它。我為什麼愛它，因為我有感受，這一個感受，才使我生出喜愛來。那麼我為什麼有感受「受」呢？因為我接觸過它了，我知道，接觸了它，我才能夠有感受。我怎麼會接觸它呢？我用什麼接觸它？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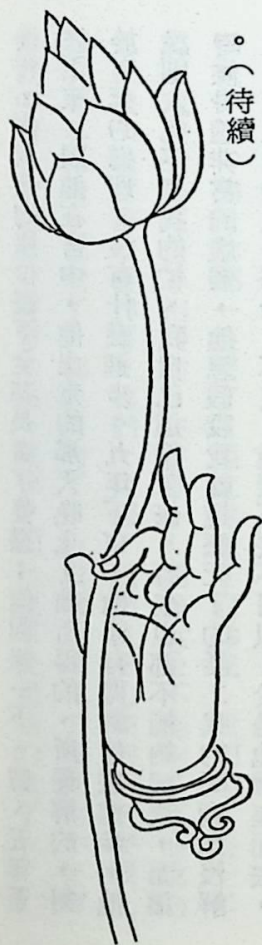
「六入」：眼、耳、鼻、舌、身、意。我們眼睛看到色、耳朵聽到聲、鼻子聞到嗅覺、舌頭嘗到味、身上接觸到的，順呀、逆呀、冷呀、熱呀、舒服、不舒服，然後我們心裡想，這是好的，這是壞的。這個六根，對著外面的六塵，才使我們有接觸，那麼這個六根、六入是什麼東西呢？是前五根對外五塵，這是「色」物質的。那麼我心裡所想的，跟我心裡能想的，這個是「名」，所以有名、色才能有六入。這個「名色」怎麼來的呢？什麼叫名？什麼叫色呢？我們都因為有分別，它才「有」來的，這一個分別呢？完全是意識的作用。

識的作用，這個識呢，除了六識以外，還有第七識，還有第八識。所以佛家說，一切唯心，諸法唯識。我們有什麼觀念，我們就造出什麼東西來了。那麼為什麼有識呢？因為我們要採取行動啊！有所作為啊！我只要一「有為」，就出了毛病。那麼這個有為就是「行」，這個行怎麼來的呢？一念「無明」起，無明從哪來的？無明從明出來的。凡是說有、說無都是相對待的，都是兩個相待的東西，所以無明從明起，明從哪來的，本自具足，本自圓成。我們下地獄，它沒有短少過；我們成佛，也不會增加一些，所以這就是釋迦牟尼悟道了以後了解生死，從上頭數：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住、住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然後生緣老死。反過來，死怎麼來的？老死怎麼來的？因為生。這樣順著十二個，倒著十二個，成了十二因緣。

釋迦牟尼於是知道了這十二因緣法，知道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怎麼會有生？因緣合和則生。怎麼會滅？因緣散失就滅。我們學佛，是要了生死。了生死，一個是理上的，叫「了解生死」。一個是事上的，叫「了脫生死」。兩個都了了以後，才叫「了」生死。可是真正的學佛者，是希望能夠到不生不死的地步。不生不死是印度的話〔Nirvāṇa〕，翻成中文就是「涅槃」。假如我們好好把佛法認真研

究，研究到了更高深一層，就知道，原來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原來生死完全來自十二因緣。於是自己努力的修行，凡心一滅，諸事一擺，不受後有，得證涅槃。這是小乘。因為小乘之人知道一切法相，都是虛假的，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既然所有有為的東西，都跟夢幻一樣，我又何必這麼認真呢？我既然不認真，我就遠離開它，省得有痛苦。至於其他的人，反正大家都是幻生幻滅的，隨你們去愛去受。我走我的，這就是小乘。

但是大乘之人看法就不同了，他們認為「涅槃」是對「生死」來的，因為有才有死，涅槃是不生不滅，這兩個還是相對待的。所以真正了解佛法的人，才知道涅槃、生死等「空花」。涅槃跟生死同樣的是空花。所謂空花，就是我們的眼睛出了毛病了，眼睛冒金星，就叫做空花。現在所有的一切東西，我們看到的一切東西，包括自己很害怕的生死，這些都是空花。那麼，即使說到了不生不滅了，也是空花。所以到了這一個地步，就明了生死涅槃等空花，就不必急著要走，不必急著說要涅槃。因為還有這麼多人正受著罪呢！還有這麼多人不懂的呢！所以我盡量的住世，我隨著眾生輪迴生死。把我所能知道的，儘量的告訴眾生，告訴大家不要太認真了。那麼這就是菩薩了。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者上求佛法，薩埵者，下渡有情。所以真正的菩提薩埵是覺有情。要做個菩薩，兩樣都不能缺。假設說，只有你覺悟的話，你就變成小乘。假如說你只是專門渡眾生，你是個大善人。你必須不停的上求佛法，不停的下渡眾生，這才叫做菩薩。（待續）



原始佛教的家庭倫理觀(上)

中村元作
蘇榮焜譯

一、家族問題

自來原始佛教對於階級制度，乃至階級差別觀念，具加以徹底地反對，但對自古以來存在已久的家族制度，卻絲毫不加以責難。

當佛教在黃河流域興起時，阿里安人、特拉維他人、科拉里雅人等，已各自建立了家族制度。對此，佛教也從不會作任何改革性的建議或批評。後來信奉佛教的諸王，雖屢次進行佛典的編纂與結集，且亦時常下達詔令，卻不但未作任何變更家族制度之企圖，反而在肯定一般庶民所遵循的家族觀念，咸以家族觀念為值得採行獎勵的制度。

須知當時的印度社會是由氏族所構成。說到氏族這名詞，時與階級(CAST)幾圓使用。當查原始佛教聖典時，可知其中處處承認原始的氏族制度。且在此前提下，亦處處勸人為善。「在這個社會上，所有依靠家長為生的人們，不論妻與子、親族、朋友、以至所有近親宗族等，殆多信守戒律，亦在依賴信仰而生的家長下，個個欣欣向榮。」(註一)從以上這一句話，我們實不難推斷，當時的社會，具以族長為中心而共同生活的。易言之，氏族之命運，與族長人格的良與否，息息相關。此外，聖典更於勸人為善之後，禱祝所有眾親人等，平安無恙。」(註二)

衡諸古代印度農村之氏族社會，尤多期盼後世子孫能夠綿延流長，認為斯乃做人不可或缺之義務，似此義務之履行，當然為佛教所擁

護。如聖典上記載：「身為賢者，基於如下五項理由而希望生男育女：其一，確認兒子被我們所養，將來必知反哺之恩。其二，確認養兒在於承襲家世。其三，確認養兒才能維繫家業於不墜。其四，養兒才得以繼承家產。其五祭祀。」(註三)。

總之，當時家族思想之所以成為氏族社會普遍的共識，蓋由於親族相互間，早已融為緊密的一體才有實現之可能。至於佛教對於各部族間所構成的家族關係，雖不會積極予以干預，唯其一貫主張徹底化除家族間的差別待遇，自不待言。

(註一)南傳大正藏增支部 IP152

(註二)南傳大正藏增支部 IP294

(註三)南傳大正藏增支部 III P43

二、家庭生活與宗教儀式

所可注意的，在原始佛教中，從來不將家庭儀式帶入家庭。唯當查一般婆羅門聖典的記載，可知婆羅門在人一生當中的各個重要時期，經常進行各種呪術般的宗教禮儀。這些禮儀與歐洲阿里安各民族所舉行者，極為相似。正如一般學者所指出的，他們循例在人出生、命名、入盟、結婚及死亡時，要進行各種複雜的宗教儀式，對於這些宗教儀式，自來佛教具加排斥。因為佛教本身永遠否定一切的迷信。所有魔法，呪術乃至占相等，無不視為外道，皆在戒禁之列。當然其對

一般無謂的宗教儀式也不予認同，自不待言。唯其如此，在原始佛教中，這些與家庭有關的家庭禮儀，向來皆不進行。如結婚、入盟、洗禮等特殊儀式，均付諸闕如。於此宜加附言的，原始佛教也不爲亡者舉行葬禮。

有一位名叫馬哈那的釋迦族人，曾向釋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問道：「人死了以後到底會怎樣呢？」釋葉答道：「馬哈那呀，你不用恐怖，何況你死後應不致於大差。要知一個人，只要信仰堅定，一心持戒、修慧，即能知所遠離。又應知一旦無常到來，四大消散，具不免毀滅一空，此時形骸均將被鳥獸吃滅消失。唯其如此，修持與遠離，方爲證得解脫之門，亦是歸趨涅槃之道。」

再看目前在中國或日本，爲亡者舉行葬禮，或每年於亡者忌辰而祭拜的儀式等，一直盛行不衰，且似此這般的儀式，被一般認爲是佛教代表的特徵。實則這些儀式，在原始佛教中全不可見，只可算是民間流傳下來的俗習而已。在原始佛教中，所有出家修行人也不舉行這種儀式。如所週知，在古印度阿育王時代，可謂佛教之盛世，但阿育王一生，固勸其國人要信仰佛教，卻從不會要其人民履行這些無謂的儀式。

無可諱言，或因佛教與一般家庭生活的關連不夠深，以致無法積極掌握一般在家的佛教徒，其影響所及，卒使後世佛教在印度逐見衰落。但自佛教傳播西藏，中國、日本乃至東南亞各國以後，不但未見衰微，且一直枝葉茂盛地延續下來，究其原因，由於上述諸國普遍實行這些看似象徵佛教的家庭儀式，方使佛教透入家庭生活之中而延續下來。

三、父子間的倫理

在原始佛教中，對婆羅門教的父長制度，一直不予認同。易言之

，它否定絕對服從家父長的觀念。按「父」(Pitr)一詞，依婆羅門梵語解，係以双數語態表示，可見兼具双親之含意在。且爲了要表示双親之含意，通常稱之謂「母與父」，即採母字排在父前，殆將特拉維他人特有的母系家族觀念，表露無遺。又似此同時以「母父」表示双親之觀念，於印度佛教也屢見不鮮。及佛教東傳以後，以中國一向崇尚父長制，以致在漢譯的佛典上，已一律改稱爲父與母。

其次在初期佛教成立的世代，其所謂家長因與婆羅門教社會相似，同稱爲父。但衡諸當時一般社會，與其謂必須對代表家長的父親，善盡服從的義務，毋寧說是要對「母與父」，克盡扶養與尊敬。

正因當時各種典籍的載述，一再闡示必須尊敬父母，扶養父母的道理，由此自不難推斷，想當時爲人子女而不善事父母者，似大有人在。

「苟對年衰體弱的母父，不善加扶養，而自己竟然獨享清福，其距破滅之門已不遠矣。」(註一)

再看當時，有一位年邁父親，被其四個子女遺棄的故事，一直流傳不已。

「我曾經爲他們的誕生高興，也一直盼望他們長大成人，然而現在他們竟夥同妻子爲非，就像驅逐豬一般地，把我驅出門外。這些不肖的子女，曾經稱我爲父，實則他們與人間惡魔又有何異。他們把我驅出門外，視同丟棄一隻已經無用的老馬。迄今，我只能到處沿門乞討。這些不肖子們啊，在我看來，連一根拐杖都不如，因爲一根拐杖不但還可用來驅逐兇牛惡狗的侵襲，也可幫我探路，在水深的地方，時而作我過河的踏架，跌倒時扶而站起。」(註二)

綜之，遺棄年邁無助的老人故事，一再於維達的文獻中出現，即在佛教初期之世，也有類此之記載。而佛教自始就致力於革除這一種陋習，且一再規勸人們，務必要好好孝敬父母，凡能孝敬父母的子女

，皆爲佛教所稱讚。

「母與父猶稱之爲梵天，亦以先師稱之。他們疼愛子女，亦應爲子女們所供養。所有的賢者們，自當以飲料、衣食、床具、塗身、沐浴及洗腳等，而向父母一心禮敬。也唯有如此供養，普受賢者稱讚，死後安享人天的福報。」

然則何以要對其父母克盡孝順之道，因爲親恩深似海，這是佛教一貫的教說。再者又說：「母與父同爲子女作無盡的奉獻、養之、育之，使其成長而懂事。」似此孝順與報恩的道理，更是原始佛教聖典所諄諄告誡不已者。

「諸位修行僧們，須知吾人生在這世上，予二位人全未充分答其親恩。此二位是誰，曰母與父是。設人能夠安享百年之壽，亦應在此百年，以一肩承擔母親，再以另一肩承擔父親。此外，還要爲他們塗身、按摩、沐浴、揉擦與看護，實則如此做，還不足於報答親恩於萬一，何以故，母與父，終其一生，會爲子女作不盡的奉獻，養之、護之，助其長大成人。」

又說：「諸凡正行的善人，不但都會追慕母與父所給的恩情，更會知所報恩與扶養……再者信守教誨，承襲家業，信仰虔誠，守戒謹嚴，唯有如此一般子女，方爲衆所稱讚。」（註四）

（註一）南傳大藏經相應部 98

（註二）南傳大藏經相應部 VII 4

（註三）南傳大藏經增支部 1 P132

（註四）南傳大藏經增支部 P.P. 61-62

※譯者附識：以上附註皆參照日本高楠順次郎博士監修「南傳大藏經」爲據。

修行法要輯（三）

慈林

一、釋迦金言：在這個世界上，永遠不可用仇恨來止息仇恨，仇恨只可以慈愛來止息，這是一個永恒的真理。

二、敦珠仁波切：除非你自心內在的證量已達到圓滿境界，否則的話對別人宣示證量便是一大過失，最好還是守口如瓶。更其次，不要自誇會閉關多少年月，而應該老實修行，直至了結此生爲止。不要輕視世俗諦因果關係上所得的資糧；相反地，若只是如口頭禪地說「一切皆空」，則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三、阿底峽尊者：第一善知識，能自呵斥過患者是。第一口訣，能自觀過患是。第一良友，能照見罪障之心是。第一行持，心與法相合者是。四、龍樹菩薩：人死只呼吸之間耳，在睡夢中，出入息不斷，夢醒復起，是誠希有，不於此時著意修學，恐一息不來，奈何。

五、根桑呼圖克圖：有病難修，亦當趁能動作時修之，恐重則無及矣。

六、廣欽老和尚：一切都不計較，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別心，就是修苦行。

七、滿益大師：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愚人除境不除心，至人除心不除境，心既除矣，境豈實有，達境本空，便能素位而行。

楚石禪詩欣賞(十)

云

在昔有幽人
雲散碧天高

自言吾喪我
風來黃葉落

我今亦喪吾
冷然水一杯

隱几軒中坐
旋摘枝頭果

云

每見高明士
舌是興亡本

難將毀譽論
心為禍福根

燒天徒費力
萬般皆自造

斫水不成痕
誰謂屬乾坤

云

持齋猶不足
麵同魚作羹

茹素太無厭
麤借肉為脛

就筍煨糠火
妄想沈生死

生葱拌食鹽
都因為口甜

云

個個貪生富
玉帛能招禍

家家怕死貧
文章好飾身

偏盲識字眼
然臍鄙塢日

不喜讀書人
何止一酸辛

福田詩偈

追懷首晤廣欽高僧

希錢

(一) 承天寺裏謁高僧、叩指迷津未肯膺、
 只示行功多植德、偉哉偈語作明燈、
 (二) 寺在土城雲霧間、穿林披棘謁慈顏、
 師言毋忽菜根味、莫把僧尼視等閒、

丁卯初春謁法華精舍有感

調寄柳長春二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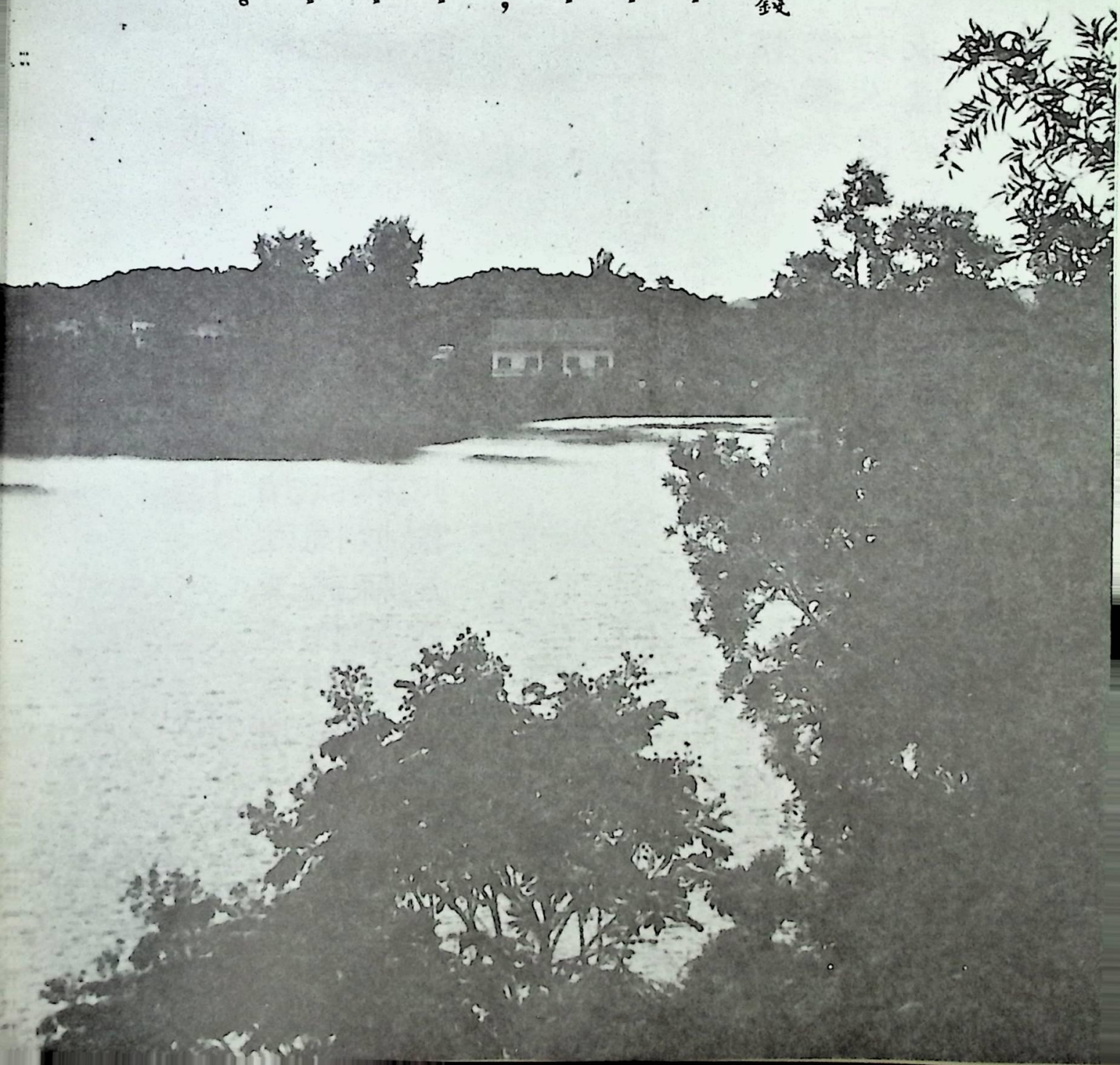
希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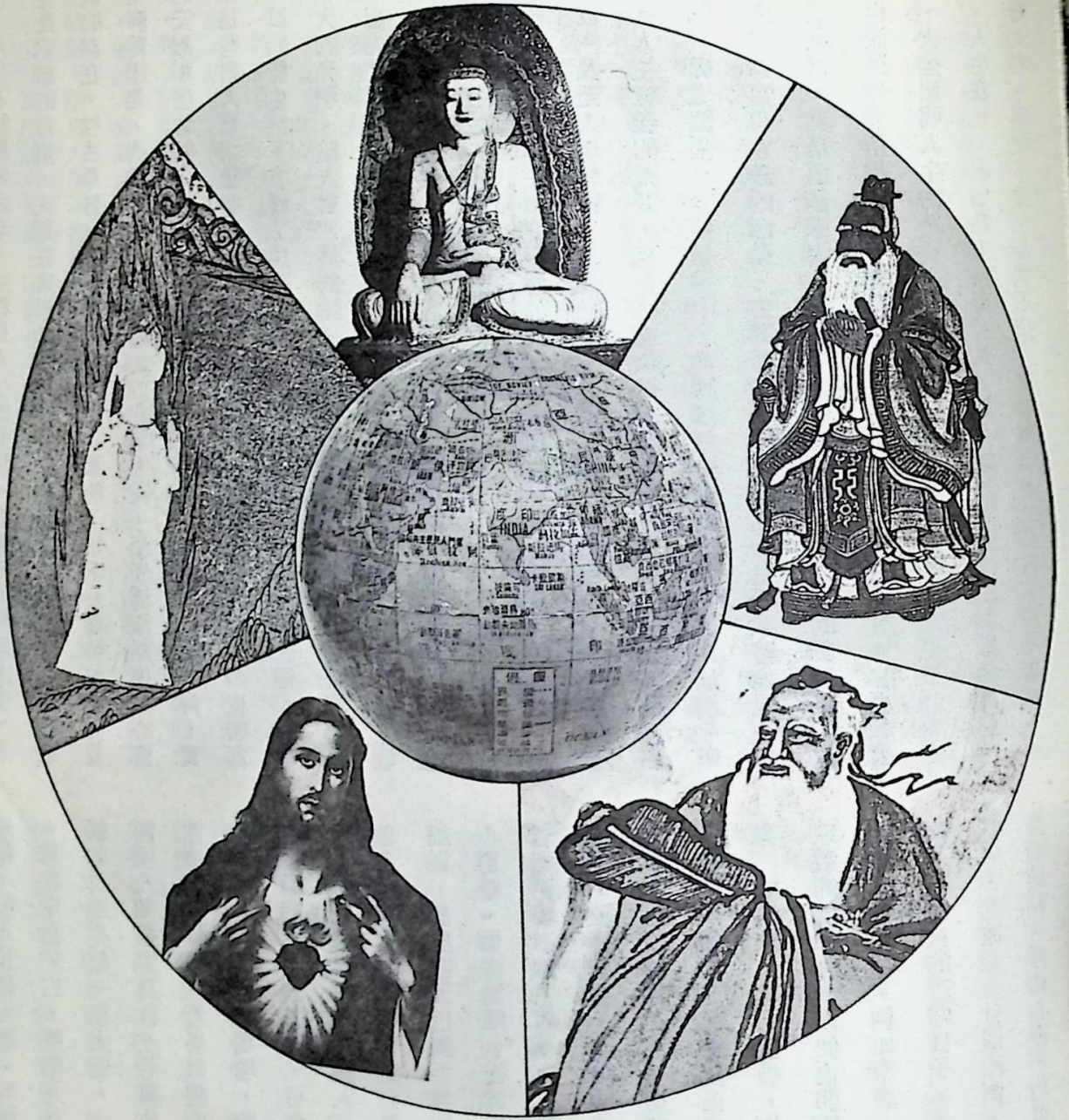
(一) 精舍如昔，龍眼葉稀，木魚冷落鮮緇衣，
 傍塚岑樓空，想像教讓閑人論是非。
 (二) 前人遺澤，後者耕耘，南針指向判蓂薰，
 收穫終歸諸物外，拈花樂處見榆枌。

佛隴初夏

丁卯梅月 希篴

春歸猶戀虎頭埤、
戲水新荷燕忸怩、
性滑黃鶯迎翠柳、
真如白鷺覓鸕鷀、
隴臨湖畔魚參語、
刹近市郊客不遺、
正適梅催蟬迫暑、
騷人枉自費詩脾。





漫談人生與宗教

◆ 智 泉 ◆

人生不能脫離宗教，宗教是人生的覺悟。宗教不能脫離人生，人生是宗教的住處。人類在未形成宗教具體化之前，並不意味著沒有宗教的存在。往古草昧，人類在遭遇困難災難時，祈求一種神祕的力量來解除困難，改化災厄。發自意志的簡單歷程，祖先們卻能得到心靈的安慰和生命的保障。又如先民們對於火、水、以及太陽的崇拜，實緣這些對人類太重要了。人類若生活在暗無天日的冥漠中，如夜如盲，試問能生活下去嗎？黑暗使人對環境不了解，所以產生恐懼。太陽和火的光明，給人對四周的認知，化除恐懼心理。又給人類帶來希望。祖先們對「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尚未澈底了解的力量，心生敬畏，進而崇拜為神。又如秋收之祭穀神、社稷神，這是豐衣足食後的一種精神生活，衍生各種宗教的活動。

人類之始，生活在自然界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飢而食，渴而飲。及至人事繁覆、群體社會、上班下班、名韁利鎖，奔走終日，或與人生意義的疑問，是否心身該有其他生活方式？尤其在這個工商飛騰，處處緊張、分秒必爭中，勢應讓精神鬆弛一下，庶免崩潰。所以應尋找富有意義的活動，來調節一下機械僵化的生活。譬如現在旅遊業興盛，就是這個原因。宗教活動也是抒解緊張生活的調劑品，它不但濡染生活情趣，給予精神食糧，適情養性、啓發德性。它更如太陽、火炬照明人生的希望。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如月缺多圓少。諸如婚姻難偕、家庭欠和、事業不遂、身體不康、朋友難求、或多或少的不如意、不

順暢。陷入情緒低潮，精神萎靡不振，感受這個世界就如密閉在閤室，真會窒息死亡，整個天空如烏雲密佈，累累沈沈。若有宗教素養，就如身邊亮起一把火炬，一輪燦燦當空的太陽。宗教能照破黑暗，它能使人類撥雲見日。若屬是天主教徒，或可抽取聖經一讀，或可到教堂去默禱彌撒。若屬佛教徒，可請出普門品、金剛經等誦持，或到寺院領略莊嚴肅靜的環境，瞻禮佛菩薩的慈悲法相，或禪坐靜觀。或求人生返照，強烈抑制，可到醫院賓儀館看聽病者呻吟無奈，走到盡頭已長眠在六尺桐棺的歸人，此亦是培植宗教信仰方式之一。

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依佛教徒言，平常禮佛，靜坐、誦經，晨星在天已諷「如是我聞」。世人燈紅酒綠時，佛弟子還在一心頂禮、懺悔業障。這樣捍勞精勤的修持，自然產生排禦煩惱力量。若遇逆境不順，內心湧出普門品的話：「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痴，若多瞋心，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想一想金剛經的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作觀。」讓經教提煉出正念，常置身心如意正觀。

經驗是人生的積壘，加入宗教的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由於有宗教的信仰，才能使歪曲變成直心，膚淺變成深心，浮躁變成靜心。世俗改成道心。例如筆者一點滴水宗教經驗為證。筆者曾有一段時光陷入不如意的苦悶日子，那時恰好閱讀到見月律師一生紀事「一夢漫言」，它確是一付清涼劑，也是一付給出家人的猛藥，解除了出家人苦悶情緒，淨化心理，巧度痛苦，走向安詳。這種宗教信仰的益處，

我想很多人一定有這個經驗，尤其一些女衆生之輩，當數十年前，少艾年華，身軀嬌好，多爲男人奉爲天仙。人世無常，色不可恃，或被冷落，或被遺棄，幸得學佛，沖淡往日綺麗脆弱幻影，以誦經禮佛做爲她們的精神支柱，老境活得還是快快樂樂。又如現在社會道義淪喪，謀財不擇手段，倒債倒會風氣很盛，有些信徒也不例外倒霉沾到了浸害，但因有宗教信仰，而能自我寬懷、舒解意外，以佛理解釋認爲或是前生相虧，今生需彌。若不這樣自我解嘲，要爲那身外之物浸害寶貴生命嗎？上個月新聞相競報導英國溫沙公爵夫人珍藏珠寶拍賣，溫沙公爵夫人生前會想到心愛諸物的後果嗎？身外之物如何貴重，兩脚一伸，也無得計較把持了。很多人緣宗教信仰而改變了人生觀，從消極表現積極，變悲觀而樂觀，從黑暗獲得光明。人間許多美德，也可從信仰中養成，從宗教中滋長。譬如異教博愛、奉獻服務；佛教慈悲，普度衆生，都是積極人生的代表。

宗教有如慈母的懷抱，孩提跌倒了，被慈愛的母親抱在懷裡，會有一種安全感，會儘情地享受母親溫存的慈愛。世事的挫敗，環境的折磨，煩惱的侵襲，諸事的不遂，雖如白雲蒼狗，幻化不實，也難承受，有了宗教信仰爲憑藉，精神就有依託支柱。倘伴於宗教大海的懷抱，會使人感到清淨自在，會使人得到智慧力量，遠離顛倒坎坷。肯定結論，所以人生不能脫離宗教。

公理順推逆求皆真，宗教也不能脫離人生。宗教生活不是少部分人的專利。它是具有普遍性屬於所有人們。宗教與社會環境相扣，它

們是相互關聯的。宗教信仰不是逃避責任，宗教對社會對人們應負更大的責任與使命。當宗教素養達到超越境界時，要回顧社會大眾，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倒駕慈航，亦是隨順衆生的大乘菩薩精神。抱持著菩薩心腸的宗教人士，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不但淨化自己身心與一生三世，也淨化了人們的人生。如此，宗教才可表現其價值於全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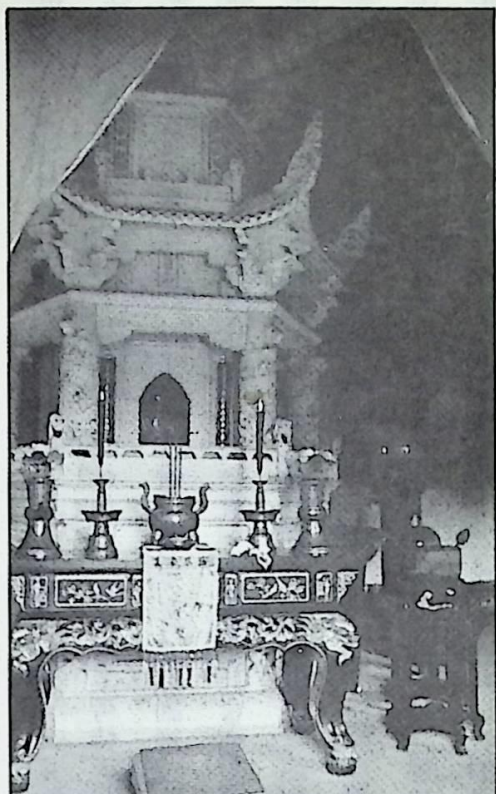
以宗教伸延効用言，宗教可以彌補法律的不足，可以提升社會道德，很多美德內涵是由信仰宗教而養成。很多壞習氣因爲信仰宗教而誠除。是以宗教有可以教人做自我省察工夫，去約制自己的怨恨之情，也可教人共處的規律，也可教人多行忠孝之道。進而使人們精神充分發揮，終生心靈獲致解放。例如：一部地藏經，光目女的孝報親恩，感人肺腑，爲了慈母得離苦處，處處發深重大願。此爲人類孝道之楷模典型。阿含經解脫論品：以八正道，教導如何過正常生活，以此而獲真正解脫。此一言一行不離正見，即是教人做自我省察之經義。耶穌曾告訴門徒，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大地。老子說：強者處下，柔弱處上。釋迦牟尼佛說：一切衆生，不是過去生的父母，就是兄弟姊妹，既是父母兄弟姊妹，還有不相敬相愛的嗎？此即教人以與人相處的寶訓。

宗教不能遠離社會，社會是宗教的溫床，宗教不能揮掉社會的責任而置身事外，躲避社會責任的宗教，勢必爲人類所共棄。必然的結論是：人生須要宗教，宗教也須深入人生。

早課

夏中一日第二章

／香幢



建在直覺寺內的智者大師內身塔。



智者塔院的入口。

智者大師雖化導諸方，但以天台山爲本住處，棲身入寂於斯，故以往處山名而名其人，以表敬重追思，所以也稱天台大師。又以大師所創立的宗，稱：「天台宗」，一名「法華宗」，因依法華經判一代時教，且最尊崇法華經。

法華經，是世尊於成道後，四十餘年間，施以種種方便教化，根機逐漸調熟，於是說法華。暢談出世本懷，令衆生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同得佛智，同成佛道，盡成一佛乘人，是佛陀說法終窮究竟之極談。所以教主——天台大師，以其爲立教根本所依，是爲宗骨。

一部法華經，有七卷，共二十八品，全分迹本二門；明其所化教益實理，是迹門——從序品第一至安樂行品第十四，即爲迹門開權顯實。窮能化化用的實事，爲本門開迹顯本——從涌出品第十五訖經末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何以說全經的前十四品爲迹門？「迹」者，佛成道後，四十餘年間，說法教化衆生的行迹。在此生年，所說諸教，有權有實，即是迹門權實。「迹」亦言「近迹」，即佛於有生之年所現，而爲我們眼前所見的迹。但佛的近迹，只是其永恒生命的一個階段的示現。佛示八相成道，現八十歲爲一期生命，亦僅是永恒生命的示現，其成道，並非今日始成，而是早已完成。是以「近迹」是對「遠本」而言。「遠本」者，即宿世久遠已來，即已成佛說法。全經後十四品爲本門之開權顯實，本門之本即此。如經上說（如來壽量品第十六）：「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此壽量是無時間限制的壽量，即是永恒的智慧生命。

欲究法華一經文學結構，並理論內容，有法華玄義和法華文句兩大部，可以讓我們得到貫徹。

法華玄義十卷，是解釋法華經題，題名即包含全經的意義，所以玄義是法華經的概論，也可說是智者大師的佛教概論。要想懂得經文

的解釋以前，必須論述本經總括的內容，法華玄義就是擔任這個任務而產生的。這一部大作，分有經題的名義、經的主體、經的宗要、經的力用、經的教相五方面，這叫做「五重玄義」。書中五時八教的判攝、待絕二妙、本迹二十妙、諸法實相、三諦圓融等，滿載了一切重要的教義，所以堪稱教相門的代表著作。

法華文句十卷，是全經二十八品的經文解釋。每一文句，都遵循著玄義的意旨，用天台四釋的釋文法，究明經文的深玄意義，同時把究明的教理，省察於自心，俾資益於修養，這就是解行相並。所謂四釋法是：

一、因緣釋：以四悉檀為釋義方規。悉檀即成就義，是四種成就眾生的技巧，亦是推究佛說法的四種用義。以此四法成就眾生佛道。四悉檀者：(一)「世界悉檀」：先順凡情，用人我等假名，隨順眾生所樂，就一般因緣道理來敘說某一件事或理，而說世界之法，令聞者歡喜適悅，平常通稱為俗諦。(二)「為人悉檀」：因為人人的心智不同，所以就同一事理，而隨各人宿種根器，有不同的說法，令他得益，譬如對甲說有說應當，對乙便說無說不應當。(三)「對治悉檀」：因為人人的煩惱病不同，所以對治的方法也不同；如貪欲多者，教以不淨觀。瞋心重者，教修慈悲觀。對心散亂不定者，教令修數息觀。教多痴無智眾生，修因緣觀。業障重的人，令修念佛法門。如是施以種種法藥，除遣眾生惡病。(四)「第一義悉檀」：就實相的道理來敘說一件事或理。但此第一義，智者大師，即分為「不可說」、「可說」兩種，所謂「不可說」：諸佛所得真實法，一切語言，心行道絕的境界。「可說」：就是四門入實的方便，旨在為欲眾生，直入實相之理。

二、約教釋：簡明經文含義，天台判為藏、通、別、圓四種化法。初以藏教意淺近解釋，次通教，次別教，最後依圓教意至深至妙解釋。

三、本迹釋：佛為度化眾生，從本身垂萬化之迹，依此本地垂迹二門，解釋法義。即針對本迹的現實相，了知其在幽遠本地的解釋而言。

四、觀心釋：宜加注意的，就是觀心釋一項。智者大師，在四釋之中，尤重觀心釋，因觀心得法，深入法華經深奧義諦，頗有體悟，故在法華文句中所見的觀心釋例，皆是大師苦心孤詣的觀心歷程。本乎觀心要法，一字一句持誦詮釋，天台教學獨得合理觀點，即如此產生。經文一字一句皆是觀心對象，以求自心昇華的實證方法，如以王為心王，舍為五陰，思惟舍由王造，滅棄五陰，舍即空矣。若觀空為涅槃城，即與藏教之觀心同。若五陰之舍即空，了知空為涅槃城者，此為通教之觀心。或觀五陰之舍，了常樂我淨者，為別教之觀心。反觀五陰即法性，生死即涅槃者，則是圓教之觀心。如斯就經文開示四教觀心要法者，是為觀心釋。

以上述四釋來自法華經；因緣釋及約教釋來自方便品，本迹釋來自如來壽量品，觀心釋則來自譬喻品。四釋為針對經文四解法，完整又合理，為探求法華真諦所不可或缺。

本經之所冠以「妙法」二字，即指「諸法實相」微妙法門。佛陀體現了宇宙真理，此真理即依真理自體德性的「法」而顯。佛陀開示其德性，歸於「諸法實相」，所謂「現象即實在」，「實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而湛入徹底的真理思想，此即人人皆可體達於實相妙理之所以。故妙法總義，直可以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語統攝。法華會開，顯三乘同歸一乘，意在令修菩薩大乘，同證真如大道，此即本經開顯之樞紐。

本經二十八品中，方便、安樂、壽量、普門四品，為法華四要品。迹門以「方便品」為要品，是迹門眼目；「安樂行品」為第二要品。

，是法華修行的規範。本門以「壽量品」爲要品，是本門精要；「普門品」爲第二要品，是化他無窮的應用。若解明這四要品，就能了知全經宗趣。以下略述其法理：

迹門大旨，如方便品說，在開方便之權教，顯真實之實教。即在所謂三乘之開會，其專門術語謂「開三顯一」或「會三歸一」，意爲開會三乘而顯示一乘之妙理。

從來佛陀所演暢之法門，層面看似分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淺深階梯，然而此非佛陀本意，唯使衆生體達自性佛知見的諸法實相，而假爲施設罷。如方便品說：「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故三世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即爲轉根本法輪，說一乘道，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即令一切人同得佛智，同成佛道，而明衆生皆必成佛。但因根緣未堪，故於一說三；即權說三乘，實說一乘。今根緣既熟，堪受一乘，故說此經。

云方便者，謂方法便宜，爲到達實法所假設之手段。若專執一乘之教，而不設方便，則中下根性衆生將長失接受教乘的機緣，亦有違佛陀一雨均霑，三根普潤的慈懷。然一般對此僅設的方便手段，於重視之餘，動輒執著，而方便反成桎梏，遂滯於方便而不知真實，如化城喻：「一諸人既入城，心皆大歡喜，皆生安隱想，自謂已得度。」佛陀教化以方便，雖假設而不離其真實。三乘說法之方便，只是爲真實究竟的一佛乘。所以這一品是迹門眼目，其正宗歸趣在於「開顯」。開顯是開三乘的權執，顯唯一佛乘的真實。有所謂「開三顯一」、「開權顯實」或「開會」等語，就是這個意思。「唯此一佛乘，無二亦無三」，寓真實於方便，而方便即是真實，不認爲別有方便對立於真實之外，此即全經立場，且妙法之所以絕對祕妙亦在於斯。

「安樂行品」，專釋所持之行，正明行者的行相。安樂者，威儀

可軌，語言有則，遠離恐怖，身心安樂。以行持爲因，安樂爲果。若能安住於法，行即安樂，安樂即是行的自身，並以表示行的性質。

此品實稱戒經，輕生重律，始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身無危厄，心無重惱。四行安樂者，即：

一、身安樂行。身安住菩薩行處，凡所舉止，依理而成，住忍辱住，柔和善順，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身安住菩薩親近處；身恃豪強，必失正道。惡論迷理，不成正觀。謂不親近且當遠離十種事：(一)豪強。(二)神人邪法。(三)兇險嬉戲。(四)旃陀羅及畜禽類、敗獵漁捕諸惡律儀。(五)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六)欲想。(七)五種不男之人。(八)危害之處。(九)譏嫌之事。(十)畜養年少弟子、沙彌、小兒。身既遠離此十事，則常好坐禪，修攝其心。

二、口安樂行。當遠離四種之語：(一)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二)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他人好惡、長短。(三)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惡，亦不稱名讚歎其美。(四)不生悲恨之心。口能如是，則得安樂。又善修如是安樂，諸有聽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而爲解說，令得一切種智。

三、安樂意行。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由意滋生智慧以上求，由意引發慈悲而下化。且遠離四種之過：(一)嫉妒詬曲之心。(二)輕罵學佛道者，求其長短。(三)以大行呵罵小行之人，令其疑悔。(四)諍競、戲論諸法。瞋垢見垢皆應棄之，常好安樂，修養心性。

四、安樂誓願行。於此法華經，向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的衆生，起慈悲心，謂我得阿耨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發此誓願，常好修攝自行，再予化他，故名誓願安樂行。

譬珠喻，即此品中所設之譬喻。法華經論云：「求三乘果者，說於大乘而取非大乘，爲第六增上慢人。其所已集之功德，尙非無上，不堪聞受此經。如建功者未至殊勳，豈足當譬內明珠之上賞！」此品正明已堪得此會歸一乘之無上功德者，獲佛說是經之賜，正與有大功者被賜明珠無異。

「壽量品」。於此一品中，佛已受三請，徐徐告之言：「汝等善聽，如來祕密神通之力。一切天人及阿修羅皆謂：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此文，提倡本地久成的內證；「如來」表示三身相印，「祕」示一身即三身之義，「密」約於俱體三身，「神通之力」，約於俱用三身，以俱體爲本地，俱用爲垂迹的三身。又開顯本地久成壽命無量阿僧祇之意。

小乘以涅槃爲究竟，不取一乘，法華經論說爲第一增上慢人。如來於此品中設「醫師喻」以爲對治，明善達機宜，慈矜起化，應機說法，令其憶念受持。所謂種種「法說」、「喻說」、「權說」、「實說」，以明權現非真，而使實證法身。

「普門品」——明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的妙用，變現三十二身應偏於趣類，以教化濟度衆生，全顯佛陀慈悲深廣之楷模。在此中說：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能救除七種災難（火難、水難、黑風難、刀杖難、惡鬼難、枷械難、怨賊難）、消散三毒（貪欲、瞋恚、愚痴），並可滿足求男、求女兩願，此皆是菩薩普門示現的妙用不可思議。

本品單行本，流通甚廣，俗稱觀音經，因有智者大師別說觀音玄義，所以單獨弘傳尤盛。大師並釋出普門者十，即：慈悲普、弘誓普、修行普、斷惑普、入法門普、神通普、方便普、說法普、供養諸佛普、成就衆生普等。十普法是周遍的圓法，能使通入於實相。「愍諸

四衆、及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是慈悲普。「以種種形，游諸國土，度脫衆生」淨佛國者，是修行普。自己無縛，又能解他縛，一時稱名，即得解脫，是斷惑普。三十二應化身，普門示現，即普門普。有方便力，應以何身得度，即皆現之，是爲方便普。遊此娑婆世界，而爲衆生說法，是說法普。受是瓔珞，分作二分，以供二佛，是供養諸佛普。有神通自在威神之力，即神通普。「多所饒益」是成就衆生普。「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宏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是爲弘誓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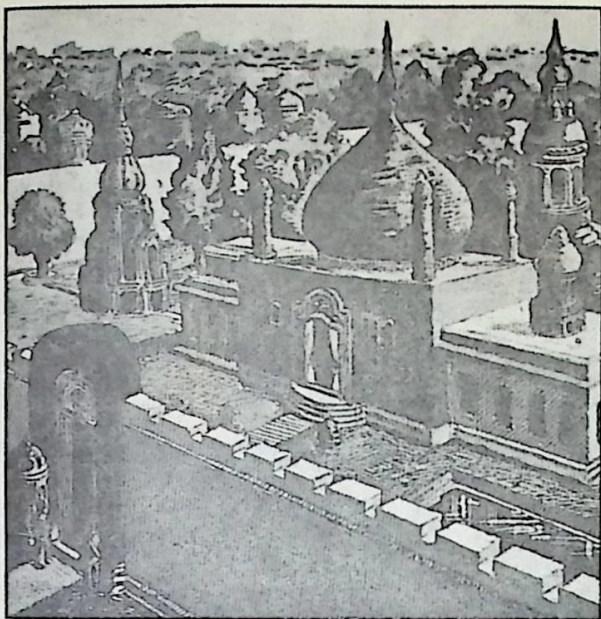
又，本品與大佛頂首楞嚴經觀音圓通章，大字略同，義則有異。楞嚴觀音圓通部份，是約自利「因行」而言。謂依耳根本覺聞性之理體，起始覺妙智，爲所觀之境，不念心緣於境，不循聲轉，而一一悉返於清淨如來藏心。此是以聞思修耳根圓通，蓋能反聞聞自性，則能聞之心、所聞之境，悉皆銷落，心得自在。故楞嚴爲就因行而言觀世音。本品則約果上化他而言：「觀」是菩薩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音」以代表一切衆生煩惱、災難、苦痛、和呼號求救，稱念菩薩聖號的音聲音。凡稱觀世音菩薩名號，以求濟度者，菩薩以大悲之智，觀照一切，即施救度，利他無盡。故本品爲就「果德」而言觀世音。以上略述四品大義。要之，「方便品」是致意佛陀出世本懷，自行因中之理。「安樂行品」正示修道的實際方法，是爲事行。其因究竟時，即圓滿壽量的佛果，此爲自行因果。自行圓滿，趣向化他，普門圓慈悲相，是「普門品」。

乃至「本門」無作法教，更別傳祕要，非一朝一夕可盡言，且拾一葉，使察大體耳。



迦膩色王

未 韜



印度健陀羅（月氏）國王，梵名 Kaniska，
rāja，漢譯或作迦膩瑟吒、割尼尸割、罽
迦、罽瑟吒、迦罽瑟，又稱旃檀罽瑟吒、真檀
迦、迦瑟、罽瑟罽瑟（Caṇḍa-Kaniska）。
關於迦王的出世年代，異說頗多，西域記
、大毗婆沙論等，作佛滅四百年；世親傳、彰
所知論卷上、新譯起信論序說佛滅五百年；道
挺毘沙經序說六百年，雜寶藏經作七百年；若
根據近代的研究，應是佛滅第六世紀後半至第
七世紀初出生。

迦膩色迦王原崇信月氏人所奉之拜火教，
其後歸依佛教，極力興之，後世遂以其與阿育
王並稱。其信佛因緣，據西域記所述，係受神
人指點，亦即西域記卷二載言：

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
，君臨騰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
毀佛法。敗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
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
間作小窰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
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
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窰堵波
，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
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
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
。王聞是說，嘉慶增懷，自負其名，大
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

最後佔有北印度地區，建立健陀羅國。迦王即
於此時出，其版圖北至大夏故地，南及於摩突
羅（mathura）。
據雜寶藏經所述，彼係聞祇夜多阿羅漢說法而
入佛門，然而迦王與馬鳴菩薩私交甚篤，受其
感化歸佛之說，則諸傳皆同。依付法藏因緣傳

及馬鳴菩薩傳所載，迦膩色迦王大兵東進時，曾抵當時印度文明中心地的摩揭陀國，摩揭陀王以兵力不敵，遂送佛鉢、馬鳴求和。依此記事，可窺知佛鉢與馬鳴在當時受重視之程度。

迦膩色迦王獲得馬鳴之後，篤信佛教，極力興隆，建立堂塔，派遣布教使，又於迦濕彌羅國都（一說闍爛陀羅城），召集脇尊者及世友、法救、妙音、覺天等五百聖衆，結集三藏。西域記卷三，曾記其狀況：

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爲有幸，故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

脇尊者曰：「大王宿值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叡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喧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中略）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

「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中略）」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中略）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中略）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牒，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窰堵波，藏於其中……

但此結集，不見他傳，此或係有部爲誇大毘婆沙論之製作而傳出也未定。

據付法藏因緣傳卷五所述，迦王身邊有三賢人。一、菩薩馬鳴二、大臣摩呾羅三、良醫遮羅迦。

馬鳴爲王說來生永離諸難，免惡趣之法；摩呾羅述併有四海之道；遮羅迦使王百味隨心，調適無患。然其後迦王寵幸後宮，不聽遮羅迦諫止，遮羅迦遂遁入林藪，度其餘生。迦王更依摩呾羅之言，嚴集勇將猛卒，欲征北方，至葱嶺，王所乘之馬，足自摧屈不能前進，王洩摩呾羅之謀，將卒怨王出征勞役人民，乘王病瘥，以被鎮之，人坐其上，王須臾氣絕。雜寶藏經卷七亦有此三人輔佐的記載，但無其後之記事。根據西域記所述，王曾治兵至葱嶺之東，河西之蕃維送質子乞命，若是如此，則付法藏之說頗待商榷。

本社尙有「家庭急救常識」一百本，願與讀友結緣。請附回郵三元。寄「台南市大德街90號施藥師收」即寄。

七十六年四月份會務報導

3866921-4福田雜誌社帳戶)

(會訊第67期)

捐款芳名錄

貳仟元：佛弟子	侯漢洲	鄭安國	顏高城
壹仟元：黃靖芳	陳文宗	林啓清	黃進明
陸佰元：吳蕭玉	曾忠明	曾國雄	許正明
伍佰元：立昕電子公司	朱素貞	陳秀月	香武倉
陳希錢	鄭海英	顏居士	謝武倉
無名氏	謝鏡清	謝欣容	謝昇霖
謝陳佩瑜	李林卿烟	李鈴冠	李雪梨
香林師	王明德	辰庚企業公司	
吳景文	葉寶泉		
肆佰伍拾元：	方老暫		
肆佰元：蔡眞光	蔡雪映		
叁佰伍拾元：	侯重光	莊 蜷	王巧英
叁佰元：黃雲草	梁基一	王萬福	楊振德
普心社	陳清喜	陳麗安	吳王鳳治
甘兆謙	郭文玉	王識人	吳日鑑
王明銓	心 演	侯淑玉	許明杰
貳佰伍拾元：	鄭河源	侯淑玉	侯淑杏
貳佰元：侯重吉	楊素雲	吳阿滿	何啓明
陳聖道	香光師	丘盛招	林和玉
陳昭孔	張銀炳	杜淑滿	徐慶文
張振欽	蔡春霞	陳彥勛	陳慧懋
王美珍	杜寶瓊	杜淑貞	張明峯
張陳文	林姬子	董燕真	黃瓊玉
王靜惠	侯雅菱	侯梅桂	侯佳雯
侯迪元	陳銘傑	陳志翰	陳瑞隆
侯梅雪	王吳招治	王文正	王典修
王秀宛	葉秀治	劉美珠	蔡錦雀
杜英梅	蘇信嘉	應 元	林玉里
張碧芬	王淑瓊	王靜美	吳玉柳
許純敏	方仁宏	林群晃	洪啓峰
方珮華			劉世達
			韓聲瑞
			許晉福
			陳建成
			吳曜丞
			吳承祐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吳曜宇
			余德枝
			毛美玉
			吳松雄
			林宣旭
			郭春杏
			鄧燦欽
			蔡清壹

76年4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164,922.70
	本月收入	55,950.00
入	總收入	\$220,872.70
支	本會支出	
	佛光山行脚托鉢供養金	10,800.00
	福田雜誌第10期 1300本	10,693.00
	雜誌彩色封面及信封等	19,570.00
	照相打字	1,080.00
	郵寄福田雜誌	428.50
	劃撥代金及手續費	176.00
	濟助支出	
	陳 曉 雲	2,000.00
	林 火 炎	3,000.00
	蔡 金 李	1,000.00
	李 寶 珠	500.00
	李王瑞娥	500.00
出	吳 姜	500.00
	陳 月 娥	500.00
	總 支 出	\$ 50,747.50
本 月 結 存		\$170,125.20

會長：陳錫璋
副會長：鄭海英
顏高龍

會德功福田寺湛然

(如蒙捐助請利用郵)

4月份救濟事蹟

①林火炎：住台南縣西港鄉永樂村十二鄰一〇三號。林先生出生時聾又啞，六十四歲的老伴又是個精神異常的低能者，夫妻的情景已夠悽慘，無奈其子也是低能兒，一家老弱殘疾，悲慘的命運，鄰里聞之莫不為之同情。林家無恒產，為鄉公所列為一級貧民。他們所住的房屋也是鄉公所補助建造的，但自今年起，台南縣政府以其子已年滿十八歲，有謀生能力，而將其一級貧戶撤除。今後無法獲得補助，使得他們一家陷於三餐不繼的境遇。不幸，其子又於日前罹患「視神經萎縮症」，可能有失明之虞。林家一門淒苦的境遇，確實值得同情。本會據報，立即派員前往慰問，並補助叁仟元整。

②陳曉雲：年僅十五的陳小姐，自馬祖來台後即就讀關渡國小。三年前因罹患怪病，無法繼續上學，後經台大醫院診斷為尿毒症，每個星期必須洗腎一次。由於洗腎的費用龐大，雖經社會局補助，仍不敷開支。其父是個工人，家中還有五個幼小姊妹，生活相當困苦。陳家目前已透支廿多萬元，如果沒有其他經濟來源，陳小姐只有坐以待斃。本會據報，即予補助貳仟元整。若有仁人善士願意接濟陳小姐，可將善款直接寄到台北市中央北路四段五一五巷三弄十六號三樓，王瑞金女士收即可。

③本會固定救濟戶近況：

1.李王瑞娥：李老太太現已八十多歲，膝下唯一一子，其子又是一名啞巴，多年前又因車禍導致行動不便，完全無謀生能力。李家本已清寒，孤兒寡母相依為命，景況淒涼。目前只靠李老太太幫人看車的微薄收入維生，本會六年多來，每個月固定補助伍佰元整。

2.吳姜：住台南市民族路。吳老太太現已八十多歲，雙目失明，孤苦無依。本會多年來，每月固定補助伍佰元整。

3.李寶珠：其兒子、媳婦因故丟下她們祖孫四人，離家而去。四個小孩目前尚在求學階段，註冊費、生活費均無着落。一家老小，全無謀生能力，平日只靠各寺院給予幫助。本會每月固定給予補助伍佰元整，另本會會員亦隨時佈施白米、食物等。

4.蔡金李：住台南市安南區土城。蔡家一貧如洗，惟母女倆人相依為命。李金女士因年輕時為人洗衣，疲勞過度，致使長年來罹患嚴重的風濕病。其女自幼雙目失明，最近又雙腳癱瘓，無力走路，生活起居皆由病弱老母為其料理。李金女士又因長年精神負擔，最近也得了神經衰弱症。精神上、物質上皆告匱乏，亟須仁人善士施予愛心與支援。本會六年來每月皆固定給予補助，目前每月撥助壹仟元整。

5.陳月娥：住高雄縣旗山鎮東昌里南新街四號。陳女士現年五十二歲，自幼喪母，身世淒苦，目前暫住友人的棄屋中，磚瓦破舊，每逢雨天即連夜漏雨，無法安住。水電又因無法支付，常遭剪停。又因白內障及心臟無力，必需長期醫療。本會自七十五年十一月份起，每月固定補助伍佰元整。



菩提樹下的沈思

卍

菩提心，則為大道，能使得入一切智城故。

菩提心，則為淨眼，悉能睹見邪正故。

菩提心，則為明月，諸白淨法，悉圓滿故。

菩提心，則為淨水，洗濯一切煩惱垢故。

菩提心，則為良田，長養衆生白淨故。

菩提心，則為一切諸佛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

華嚴經

卍

菩提清涼月，遊於畢竟空，

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

華嚴經